

三
色
玉

罗聪明◎著

5145

三个风情万种的现代美人
一部红颜薄命的新版


 新世界出版社

三色玉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三色玉/罗聪明著. —北京:新世界出版社, 2003. 10

ISBN 7-80187-163-4

I. 三... II. 罗...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97165 号

三色玉

著 者: 罗聪明

责任编辑: 秋 也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(100037)

总编室电话: (010)68995424 (010)68326679(传真)

发行部电话: (010)68995968 (010)68998733(传真)

本社中文网址: www.nwp.com.cn

本社英文网址: www.newworld-press.com

本社电子信箱: nwpcn@public.bta.net.cn

版权部电子信箱: rights@nwp.com.cn

版权部电话: +86(10)68996306

印 刷: 中国文联出版社印刷厂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0 × 1230 1/32

字 数: 313 千字 印 张: 13.5

印 数: 1-5000 册

版 次: 2003 年 1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7-80187-163-4/I·054

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SANSEWU

三个风情万种的现代美人
一部红颜薄命的新版怨书



彩篷游船打扮得像一顶花轿，在波浪的肩膀上颠簸着，摇向七星湖深处。刚刚落座的游客还在舱内喧哗，白玉独自走上甲板，凭栏眺望。

山，还是那些山，水，还是那片水，跟她 10 多年前离开七星湖时没两样。市里在宣传七星湖旅游开发时，总喜欢用一句这样的广告词：“这是一片尚待开垦的处女地”，处女地这个词造得实在庸俗，明着就是挑逗你带着意淫的欲望和感觉来探秘。不过，用它来比喻七星湖的形态倒有几分真切。眼前的湖山，正如脸上漾着酡红的少女裸卧于草地，峰乳平腹一览无遗，润滑的肌肤在阳光下反射着豆油灯一样柔和的光晕。

七星湖叫得响名的特产，只有美女。七星湖的名字就是与美女联系在一起的，传说北斗七星变化的仙女下凡时曾在此湖落脚，湖中星缀的百来个岛屿，就是后来配了牛郎的七妹脖子上散落的一串珍珠。仙女下凡的地方，长出的女人能不水灵竹秀吗？方圆百里泱泱大湖，周围竟没有一座排污的工厂矿山，湖畔人家依然过着百千年来传承的渔猎稼穡生活，没有污染的水土，养出的女子能不花红李白吗？现代文明的落后倒成了七星湖的幸运，养在深闺的寂寞，却保全了它处女的贞洁。只可惜现在开发潮已涌进了





这俗世处子的安宁世界，湖中岛屿陆续被包租，今天又有一个要包给外商，就像时下款爷们的“包养”风。想到这令人心酸的比喻，白玉叹了一口气，又嘲笑自己，出嫁有什么不好？如果嫁的是如意郎君，不就像有首歌唱的，幸福的路越走越宽，越走心越甜了？

10年前，她还是个黄毛丫头时，天天面对七星湖，可没想过什么处子和出嫁，只觉得它像一个大银盘，姑妈手中的水果大银盘，盘里堆放着切成三角形状的西瓜瓤。走出七星湖后，记忆中姑妈家的西瓜滋味早已被岁月冲淡。早些年，每到这个季节，姑妈还会捎信来说，小菊，叫你大姐二姐回来尝尝瓜吧。姑妈喊了那么多年，但小菊和她的大姐二姐却再也没回过湖畔那个小村子。

小菊就是童年白玉。这一带取名字有个习俗，男人喜欢叫根，木根水根火根土根，或者草根菜根，正根歪根贱根，女子呢，梅兰竹菊，桃杏苹果，都凡花草都能入名。小菊出生的村庄里只有张姓和丁姓，所以村里同名同姓的特别多。站在坝堤上一声喊：“张小菊！”应答的声音就会群山回音般此起彼伏。白玉的原名就叫张小菊，大姐叫张大菊，二姐叫张二菊。现在这三个名字已被扫进了户口本上的“曾用名”一格里，取而代之的是：丁蓝玉、丁紫玉、丁白玉。姑妈的呼唤再也无人应答。大姐还常常提醒两个妹妹，我们跟那个家庭毫无关系了，跟那个村子毫无关系了，我们只有三姐妹，没有老家没有亲人没有过去。想到大姐，远处那些模糊的山尖尖忽儿变成了锥子，一下下刺得白玉心痛。

白玉身后有两个女人在窃窃私语，一句一句都被风吹送过来：“好像是琵琶岛上的舞蹈演员，我看过她的表演。”

“我也见过，模子虽好，可惜是个花瓶。听说，她那勾引男人的本领，比舞技还高。我们单位有个风流男人，就跟她很火热……”

白玉立时有蒙羞之感。正想回头理论,舱中有人高叫:
“丁小姐丁小姐!”

她低头跑进舱去,见当风站着两个年轻男子,前面的一身黑装,点头哈腰地;后面的白衣白裤,白杨树一样挺拔。她的目光落在后面的人身上,一个形容词就跳进脑中:英俊潇洒!前一个介绍道:“这位就是我们刚刚请来的翻译,师大外语系的高材生:丁小姐。这位,是我们蒙山宾馆的龙总经理。”

“我叫龙晓光。德国客人已经上岛了,这几天有劳丁小姐。”被介绍的男子接过话头,同时伸过手来握她。

一缕轻风从两人密织的视线中穿过,在湖面牵出一层微澜。

白玉扶了一下眼镜,礼让道:“谢谢蒙山宾馆给我这个锻炼的机会。请龙总多指教。今天客人是第一次跟我们接触吗?”

“已经接触好几次了,跟我们合资开发的意向很明确。这次如果能签下合同,买下未名岛,三年之后,也就是跨入新世纪之时,我们就可以把未名岛建成一个功能齐全的大型旅游度假村。”龙晓光指指长湖,他踌躇满志的样子最适合吟咏那样的诗句:“指点江山,激扬文字,粪土当年万户侯!”

“这么说,今天的七星湖之游,意义深远啊!”她活泼的眼睛像游动的小鱼。

龙晓光望着小鱼,感觉它们正卷着浪花往自己心湖里游来。听到她的话,不由点头道:“是的。意义深远,非常深远!”

跟班的男子讨好道:“这个引资项目是我们龙总亲自抓的。为了招商,我们龙总以萧何月夜追韩信的劲头,一直追到了德国……”他本想借机讲述一个动人的故事以讨好领





导,但被龙晓光打发去端茶倒水。

龙晓光把靠窗的位子让给白玉,自己挨着她并排坐下。她面窗而坐,双手放在膝盖上,规规矩矩地,像个听话的小学生,如果老师不提问,她就会一直这么安安静静地坐下去。其实,她心里局促得像一只被老猫堵在洞中的小鼠。因为,她从身边这个没说上几句话的男子身上,捕捉到了一种难以抗拒的威压感,一种诱敌深入的危险信号。她暗暗告诫自己,我是不喜欢美男的,美男往往腹内草莽,美男最爱招蜂惹蝶。

龙晓光也在观赏窗外风景,其实所有的风景都不能入脑,他的目光和心思都在分析着判断着这个同座者。这女孩有点特别!对,就是那种穿着灰衣蓝裙和黑布鞋白袜子、举着标语高喊“打倒列强”的五四学生形象。现在的她没有列强的侵扰,正满怀诗意地享受春光。她有着典型的江南女子的柳姿水色,齐耳短发,银边眼镜,花格连衣裙,朴素得像这未事雕饰的山水。虽然有点青涩,但红嘟嘟的脸上已透出点成熟的气息。

“龙种(总)!好久不见了啊!”一个地方口音特别浓重的中年人走过来,跟龙晓光热情地招呼。龙晓光随意应答一声,不想多说,机动船噪声很大,说的听的都很吃力。但那人仍想趁机套个近乎:“我曾经跟你父亲一块出过差。龙市长待人很热情啊,没有一点领导的架子。这一点,你最像你父亲!”

“哪里!”

白玉心里一笑,原来是高干子弟,怪不得这么神采飞扬的。有个当常务副市长的爸爸,自己年轻轻的又做了宾馆老总,成功的感觉一定很美妙。唉,都是同龄人,自己的人生却还是一张没有打开的白纸。

龙晓光跟那人说话时总皱着眉头,表示对那发动机喧

闹声的烦躁。但那人捕捉到了一点特别的信息，终于识趣地走了。龙晓光再向窗外，其实是向着身边的女孩。这女孩身上最动人心的，倒不是冰清玉洁的模样，而是一种被书香墨味熏出来的娟秀气质，不抢眼，不华贵，但那种经典和精致，令满世界随波逐流的莺莺燕燕顿失光彩。她有一个小巧的鼻子，像一只半睡半醒的小猫趴在屋梁上。她微笑时微微上翘的嘴角，则像一朵刚打骨朵的红梅，他心里老想着如果伸手轻抚它，会是什么样的感觉。

船靠未名岛。龙晓光走在前面，一步踏上跳板，就回头伸过手来。白玉本能地摆手道：“不用不用，我可以的！”但龙晓光固执地不肯收手，她僵持了一会，便乖乖地把手递给他。顿时觉得手已不是自己的手，热乎乎地融成了他肢体的一部分。

在岛上跟德商洽谈的一整天里，龙晓光的注意力几乎没有离开过白玉，他得依靠她沟通老外。白玉熟通商务英语和国际贸易知识，她的翻译流畅得水泻千里。他说一句，她译一句，一唱一和。每谈下一个小项目，他就把感激和赞赏泡成一杯菊花茶送给她。合同签订完，他和她相视而笑时，他在心里狠狠地说：就是她！

一行人下榻在湖中另一座小岛琵琶岛上。琵琶岛是七星湖一百多个岛屿中最有特点的半岛，因为水陆两便，成为第一个开发出来的旅游景点。夕照金湖，琵琶岛形似一把巨型琵琶卧在湖边，成行成列的葡萄架就是它的琴弦，树林掩映着吊脚竹楼，飞檐翘角的如同一个个跳动的音符。夜风乍起，堆浪拍岸，泛着金辉的琵琶岛好似要被湖水冲走似地。弦音阵阵，一会是葫芦笙，一会是冬不拉，浓郁的异域风情，使这片江南山水产生了一种如梦似幻的感觉。

山顶竹木结构的演艺厅，到了晚上自然是歌舞天地。一大群装束艳丽的青年出出进进，都是少数民族演员。白





玉素爱民族艺术,音乐一响她就投入了,静默在座中,双手抱胸,举头向台,眼里再没有别的。这时,紧随左右的龙晓光感到了紧张。他很想跟她交流些什么,却不知如何走进她包裹的心地。

水一样柔的傣族舞,草原上苍凉的蒙古歌,以不同的语言方式撞击人心,让人兴奋得直想流泪。傣族的火把舞掀起了笑浪,白玉的思绪才从遥不可及的远方回到眼前现实中来。四个赤裸上身的青年男子手持燃烧的火棒,在强烈的打击乐中做着空翻、倒立之类高难动作,一会将火棒含在嘴里,一会在各自裸露的胸膛上滚过,有的还扯开大裤裆,将火棒在大裤裆里猛搅一通,或者丢进裤裆抖让它顺着裤管滑到地上。熊熊烈火在黑色的裤子里透出红光,冒出浓黑的青烟。演员故意做出烧痛状,捂着裤裆哇哇大叫。观众拍掌尖叫,还有人惊呼:“完了完了!烧光了烧光了!肯定是不毛之地了!”白玉正要大笑,但听到龙晓光的笑声,赶紧捂住了嘴。

最后压轴的是新疆舞。主持人用蛊惑的语言介绍道:“七星湖最漂亮的是谁?是七星花!七星花最漂亮的是哪一朵?当然是冠军得主:紫玉小姐!紫玉小姐身上最有魅力的是什麼?观众朋友,如果您有体会,请告诉我!”

白玉欢叫一声,头和腰背刹时往上长出了一截。龙晓光奇怪地看着她,不知她的惊喜出自何因。

伴着热烈的手鼓,一位蒙着红面纱、着维吾尔族红裙、满头长辫的少女飘上台来,当中立定,她红纱一掀,露出半边粉红桃脸,长睫明眸顾盼流光。台下哗地一片无声的震响。太迷人了!龙晓光微张双唇,胸口里抖了一下。回头看白玉,她的脸好似被一阵热浪冲过,红得像熟透的水蜜桃。原来女人也这么懂得欣赏女人的美。

楼兰姑娘扭着无骨的腰肢,头部时摇时挑,粉颈时扭时

移,手腕时翻时绕,舞蹈出歌词中的诗和画、梦和幻。“有一个蒙着花盖的新娘,看不到她那纯真的脸庞。踏着一串悠扬的歌声,牵往出嫁的路上……”柔和的韵律从她兰花指尖上弹出来,从修长的玉腿上踢出来,从灵动的膝部抖出来,从她身体每一个关节、每一个部位倾泻出来。“楼兰姑娘你去何方,前面路太远,前面风太狂……”她扬着头,闪着腰,旋转着,飞舞着,如穿荷而过的轻风,在你眼神为之缭乱、神魂为之颠倒时,她却戛然而止,颌胸谢幕了。

台上的节目换了新,白玉还沉浸在楼兰姑娘风姿绰约的情境中,肩上被人轻拍了一下。一抬头,正是刚才舞台上的楼兰姑娘。二人同声惊叫。

“二姐!”

“小妹!”

龙晓光的眼球在两个女子脸上碾来碾去,点头道:“怪不得我一见白玉小姐就觉得面熟,原来两姐妹长得这么像,不仔细看还真会认错。”

“你认识我姐?”白玉把脸贴在紫玉胳膊上,问话中不无自豪。

“她是我市的大明星,谁不认识她?上次评选七星花时,我还给她投过观众票哩!不过,紫玉小姐肯定不认识我吧。”

紫玉笑眼眯眯地打量他,抿嘴摇头。她丰满圆润的手臂透出可观可感的肉感,犹如春天的花草被太阳蒸腾着,发出一浪浪混和着香和甜、泥与水的气味,龙晓光感到一阵窒息,暗暗作了一次深呼吸,调整了心跳,再打量这两姐妹,发现她们俩有一个共同的习惯姿势,就是抿嘴微笑,只是因为眼神的配合不同,妹妹笑得无邪,姐姐笑得诡秘。

白玉简单介绍了一下龙晓光。

紫玉伸手跟龙晓光相握后,快人快语道:“哇,是老总!”





蒙山宾馆的夜总会办得不错的，龙总能不能介绍我去那打工啊？”

龙晓光笑道：“岂敢岂敢，紫玉小姐是大明星，七星湖的形象代言人，去夜总会那种地方不是太屈才了吗？”

紫玉在妹妹这边落座，朝龙晓光眉毛一挑：“龙总不肯帮忙啊？”

“哪里哪里，如果紫玉小姐认真要去，那还不是你一句话？”

紫玉附在妹妹耳边问：“这么优秀！你男朋友啊？”

白玉眨眼道：“乱说！今天才认识的，是我打工的老板哩。”

“哦，八字还没一撇哩！”紫玉大胆地侧头去看龙晓光。

龙晓光听见，暗笑，笔墨纸砚都在我手中，画个八字那不是轻而易举吗？

白玉在外地读书，大半年没见二姐，只从信中得知她参加“七星花”选美夺冠，想不到只隔半年，紫玉就由一个歌舞厅演员变成了琵琶岛上的光彩明星。两姐妹一阵叽喳，把四周的目光都引了过来。有人议论道，这个女子一看就不是新疆的，新疆女子哪有这么好的水色、这么好的身段？肯定是七星湖土生土长的。听到赞美的紫玉笑得更响更娇。

节目之后是舞会。紫玉回化妆间换了一件绿色丝光晚装，胸前别一朵黄玫瑰，长发挽成花髻盘在脑后，还簪了一枝紫茉莉。她摆着腰肢走进舞池，好似一只就要开屏的绿孔雀。华尔兹舞曲荡起波浪，一个高个男子像抢头彩般冲到紫玉面前，邀她跳舞。紫玉大方地投入了他的臂膀，此后就一直在各种男人怀中旋转，没有一会闲暇。

白玉独自呆在舞厅一角，如同一颗被明月掩住了华光的小星星，几乎被人忽视了她的存在。她的衣着和外表，很容易让人误以为是未谙世事的中学生。偶尔有人来邀，却

遭她婉谢。她其实是很会跳舞也很想跳舞的,不上场只是故意为之,因为心中有所期待。冷坐了很久,期待的没来,烦恼却来了。又取笑自己自作多情,我不过是他的临时雇工,没有理由要他时时照顾。算了,别庸人自扰。这么一想,倒喜欢起这份闹中之静,喜欢这种跟自己相处的安宁。她本来就不喜欢在公开场合唱主角,索性以一种与世无争的心态静观身外。看见远处的龙晓光被两个男人夹在中间,咬着耳根密谋什么。太可惜了!她叹,那种高贵的身份会掩盖他本身的才华的,如果再加上纨绔,他就枉长了这一表人才。

龙晓光不停地点头不停地说好,只想早些抽身,那两个人却总是没完没了,他不免有些烦躁。今天端了一天的老总架子,好不容易盼到晚上,只想跟白玉单独相处,但舞曲一响就不断有人引着各色各样的女子来给他作舞伴,或者女子们主动来邀,还有一些势利者趁机把他拉到场外去说这求那,就是不给他自由和安宁。现在他真是痛恨自己的地位和身份。拜托他办事的两个终于打住话,龙晓光抽身就走。

白玉见他疾步向自己走来,以为他来邀舞,惊喜地起身相迎。龙晓光走近了,却用彬彬有礼又不容拒绝的口吻说:“你不喜欢跳舞吧?那我陪你到外面走走。这儿太嘈杂了。”

白玉还在犹豫,龙晓光用标准的服务礼仪伸手一请,她就只好顺着他的指向往前走。心里却对自己提出不满,怎么能乖乖地听任他指挥?谁知道那冠冕堂皇之下藏着什么目的?刚认识就跟他出去散步,他以为我是轻浮女子?

离开舞会,走上湖边的林荫小径。排浪卷来一股凉风,猛然掀起了白玉的长裙,涂满月色银辉的双腿就在龙晓光面前一展秀姿。白玉俯身一捉,抓紧了裙摆,紧张得再不敢





迈出步子。

“你还在读书吧？”

“没书读了。”

“毕业了？好呀，工作安排好了吗？”

她摇头一笑。安排？命运还不知掌握在谁的手中。

他等了一下，没等到他预期的请求。以往凡是跟人说到这种问题，对方总是不失时机地请他帮忙，这种忙他也帮过不少的，可能她还不知道他在本地的能量？他倒真想帮她。“你喜欢干什么？”

白玉轻笑一下，道：“没什么特别喜欢的。”她喜欢的事情可多哩，可喜欢有什么用？没一件能实现。小时候喜欢吃水果，但姑妈家穷，一年到头难买一回。大一点喜欢新衣服，但只能捡姐姐们穿过的旧衣。考大学时自己喜欢的是中文和新闻，而大姐让她读外语，说是英语热门，找工作容易一些。现在毕业了要找工作，她根本不能奢谈喜欢，只求能有一个谋生的手段。

“暑假……你打算怎么过？”他一心要了解她的所求，好有的放矢。

“对我来说已经无所谓假不假了。准备跟同学一起办一个中学生暑期补习班。”她仍是没有一点求人的意思。

龙晓光继续追问：“你业余怎么打发？”

“吹箫，打爵士鼓，还有读小说，写诗。”

“吹箫是古典的，打鼓又是现代的。小说是理智的，诗歌却是浪漫的。你身上这么多矛盾？”他回头看着她。她整齐的短发和飘逸的长裙，反差中有一种错位的和谐。

“家里几个人？”

“三姐妹。二姐在这，还有个大姐，做服装的。”

“啊呀，三朵金花！你家的门槛不是早给人踏破了？”

夜色模糊了她的脸部表情。龙晓光的脑里就出现了三

朵鲜花争奇斗妍的情景。还想问点什么，比如父母在哪，大姐多大了，但背后有人大呼小叫地跑过来。“小妹，我到处找你，原来你在这！”紫玉跑过来，看见龙晓光，挑衅道：“有人追我妹妹呀！告诉你，没那么容易得手的，得过三关！”

“什么三关？”

“大姐第一关。我第二关。然后才是她！”她拉过妹妹的手。白玉轻轻地在紫玉手心里一掐。

龙晓光故作认真道：“哦，前两关真的很重要！能不能告诉我，有没有通关秘诀？”

“送礼呀！这不是你们官场惯用的手段么？哈哈！”紫玉仰脸一笑，随手抓起裙边来甩两下，扇出一股香风。“小妹走吧。去看看我住的地方。”

柳条轻舞，两个妙龄女子被夜风刮了去。龙晓光被丢在那，像被潮水留在沙滩上的海螺，呜呜的鸣叫只响在自己的身体里。

木屋里，紫玉一边向妹妹展示珠宝首饰，一边讲述自己参加选美的经历，得意处眉飞色舞：“前前后后总共过了八关！一百多名选手最后只剩下七个！颁奖那晚是在一个露天会场，真是人山人海啊。我捧着奖杯刚走到后台，一个男人跑过来送花，毛手毛脚竟把我的奖杯碰到地上给摔碎了！当时真把我气哭了！”

白玉问：“大姐支持你来这？”

紫玉脸上忽然六月飞霜：“她会支持我？我做任何事，她对我都只有反对！”

“也不完全是这样，以前你要自费去读文艺学校，她可是全力支持你，学费那么贵，大姐把她做缝纫的积蓄都掏出来了。你们俩就是缺少沟通。”

“话不投机半句多，在她面前，我只有挨骂的份。我选美成功，打电话向她报告消息，她却骂我是天生卖笑的货





色！就是妈在世也不至于像她这样专制吧。来这上班三个月了，我还没回过家。想想她那副修女脸，就怕！”

金银首饰和花花绿绿的时装，把白玉看得眼花缭乱。她不知道姐姐哪来那么多钱来打扮，一个月工资才几百元。

“我自己当然是买不起的啦！有人送嘛。”

“送？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我是七星花呀！这就是出名的好处。”紫玉洋洋自得，指着一堆时装道，“喜欢哪件？随你挑！看这件旗袍，花了一千块哪！看那件！”她抓起一件绣缀着珍珠的白色丝绸上衣，往妹妹身上一套，珠子在灯下反射出雍容华贵的光彩，把白玉的眼睛都闪花了。“这件三千块呀！一个香港老板送给我的。你要喜欢就送给你，反正我还会有的！旧的不去新的不来！”

白玉一贯不喜欢叮叮当当的首饰，尤其是珠光宝气的东西，挑来挑去也挑不出一件中意的，不是太短太露，就是奇形怪状。她摇头道：“还是穿大姐做的衣服合适。”

紫玉见妹妹一无所获，自己觉得扫兴，便从钱包里掏出两百元钱给白玉。白玉推开道：“你干这种演出的工作，要买服装，还要买化妆品。我又不交学费了。而且，我上个月做家教，也赚了一点零用钱。”

紫玉把钱硬塞给妹妹，又问：“陪你来的那个龙总，长得跟戏里的潘安一样，他是不是对你有那个意思？”

“人家高官厚禄的，追他的人成排成营，还有什么意思轮到我？”

“高官厚禄又怎么？脱了那身衣服，还不是赤条条跟常人一个样？”紫玉指着妹妹的眼睛追问，“看来你对他有那个意思吧！”

白玉一折身背向姐姐：“瞎说什么？我是那种攀龙附凤的人么？”

“攀龙附凤有什么不好？没本事没资本你还攀不上哩！”紫玉掰过妹妹的肩，“你正好要找工作，找他帮忙不是跟翻个手掌一样简单？这条龙值得去攀！你不抓紧，就会被别人抢了。”

被人这样指点她和龙晓光的关系，白玉心里很不是滋味：“反正我现在不会谈朋友。我跟大姐保证过的，参加工作前决不会……”

“你就那么听她的话？如果以她为榜样，你也会弄得像她那样，三十岁了还在家里做老姑娘！我最近学了一首新歌，歌词是一个叫李清照的人写的，可能是个古代诗人吧，咬文嚼字的，念都念不通。不过有两句我倒是理解了。她说，‘满地黄花堆积’……什么‘憔悴损’，‘如今有谁……堪摘！’这意思是告诉女人当嫁时赶紧嫁，不要等人老珠黄了没人要。你要是喜欢龙晓光就快去追，那么优秀的人！错过了这回没下趟。”

“我有我自己的想法。”白玉反过来说姐姐，“二姐，你现在是个不大不小的明星，追你捧你的人多，你可要多长个心眼，别吃亏上当。”

“看你这口气，跟大姐一模一样！不愧是她教育出来的得意门生。放心！我可不像大姐，把世上所有的男人都当仇敌。也不像你，时时处处与人为善。我的处世哲学是，有便宜就捡，吃亏事不干！”

